


金奏肆夏

古者天子諸侯享燕之樂歌。各以尊卑為差。書闕有閒。莫可得詳。國語。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大射儀。奏肆夏。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與燕禮同。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

縣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淸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鄭君鄉飲酒及燕禮注云。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詩譜又云。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榜闓之師曰。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郊特牲左傳國語所載甚分

明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詩譜以升歌與金奏混合為一誤也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此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淸廟何嘗歌肆夏乎榜案升歌職于大師小師瞽矇金奏職于鍾師鎛師既殊事異職大射禮主人獻大夫後乃納工升歌先時獻賓獻公奏肆夏工尙未入明金奏不得有工歌國語言伶簫詠歌者謂合樂也晉侯享穆叔葢用兩君相見之樂升歌文王合鹿鳴然則升歌淸廟者合文王可類推矣天子享元侯與元侯自相享皆升歌頌合大雅天子享諸侯與諸侯相享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升歌小雅合

鄉樂其用金奏也。唯天子享元侯備三夏。餘皆奏肆夏而已。是其尊卑用樂之差。

射侯鵠正質

古有大射之侯。有燕射之侯。其侯皆以鵠得名。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正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鵠外謂之質。苟卿書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也。天子白質。諸侯赤質。大夫士皆丹質。大射燕射侯制異同如是。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

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大射儀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鄭君司裘注云士不大射非也大射主于擇士天子諸侯將祭于是乎行之卿大夫士無將祭擇士之事因射誓衆選賢孔子射于矍相之圃是其遺事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射義釋大射儀之義遂廣及卿大夫士明士亦得行大射射人與大射儀皆云士射豻侯明其同以豻為鵠射人注謂以豻皮飾侯與大射儀注以豻為鵠者自相違異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為虎熊豹二侯為熊豹大夫一侯為麋推之可知與司裘所設鵠之侯為一明設正鵠于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

其內而方二尺。見詩賓之初筵正義。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射人注亦云。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据鵠言之爲皮侯。据正言之爲采侯。謂之射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見鄭君司裘職注。梓人職。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得爲諸侯之謂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能服諸侯之謂也。別言五采之侯。明斯爲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賈馬以此五采與上春以功爲一物。見梓人疏。樂記言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注。郊射爲射宮于郊。左。東學。右。西學。榜謂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此言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蓋猶用殷禮。古者天子諸侯

相與盡志于射類如此。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于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為鵠。對文見異矣。注以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蓋失之。質居鵠之外。天子白。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鹿豕者用丹矣。注以質為采其地。又以凡畫者為指賓射燕射之侯。皆失語意。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其獸侯之差。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當張獸侯與燕射同歟。稽之經記。未聞

別有所謂賓射之侯者。鄭君以梓人張五采之侯當之。
謂大射之侯有鵠無正。賓射之侯有正無鵠。爲之說曰。
射人職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
以騶虞九節五正。下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
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
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
賓射也。榜謂射人以射法治射儀。通職王與諸侯孤卿
大夫士。下言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事主于王。
經以爲王張侯見義。非爲大射變文。承上經三侯五正
言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

位。故竝明其所執之贄。注以位爲將射入見君之位。誤。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亦指朝位與公卿同。不言士者。羣士之朝位與摯。司士掌之也。注謂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亦未審。下經言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大賓客作卿大夫從。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大喪作卿大夫掌事。又言諸侯在朝。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凡射人所掌諸侯及三公孤卿大夫事甚衆。不專于射。其不得以諸侯北面爲專指賓射時之位。較然審矣。

婦人不杖

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是婦人唯爲主者杖。不爲主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爲夫。母爲長子。爲主而杖者也。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不爲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明他婦人不爲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爲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

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衆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爵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謂婦人成人者皆杖。於喪服傳婦人不杖。小記女子子一人杖。通釋爲童子。皆違失經意。

降其小宗

大宗不可以絶。族人以支子後之。傳曰。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大宗唯一。小宗有四。所後之大宗親疎不定。則所降小宗世數多寡益不齊矣。爲人後者。本親高祖以下俱爲小宗。悉降其五服一等。若高祖爲大宗。則降其曾祖以下。曾祖爲大宗。則降其祖已下。祖爲大宗。則降其父以下。爲人後者。有不降高曾祖。而無不降父已下本親者。故喪服經于其降服。著父母。不著祖父母。著昆弟。不著世叔父。著姊妹。不著姑。著其有定者也。記言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由是悉降五服之例著。

然皆据爲人後者之身。不及其子。傳曰。絕族無移服親者屬。義通於此。大傳喪服傳注各望文生訓。明其義類之傳。凡爲人後者因所後而服。則從所後者爲之名。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記言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是也。因所後而降。則不從所後者爲之名。經著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昆弟姊妹適人者之服。及記言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喪服小記言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是也。名與服不相值爲降服。名存則降見。名不存則降不見也。使爲人後者從乎所後而易其本親之名。則有名在緦麻或無服者。而服之以期功之重服。是加服矣。豈降其小宗之謂哉。然則本生五屬之親。俱得遂其名。不獨父母之名不可易也。

喪服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所爲後之子。謂爲人後者。自所後之兄弟目之爲所爲後之子。其服之如子。鄭君云。與宗子有小功之親者。爲服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與宗子有緦麻之親者。與絕屬者同。所謂如子之服也。今本作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記言小功以下爲兄弟。是兄弟爲小功以下通稱。不得更稱兄弟之子。唐石經誤與今本同。茲据賀循爲後服議校正。見通典九十六卷。議曰。按喪服曰。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時人論者。多以爲後者子孫皆計本親而降。意所未安。斯無疑于小功以下爲兄弟之義矣。

唯子不報

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榜謂上經言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此言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唯子不報。二章互文見義。報與不報皆指婦人無主者而言。傳謂子爲女子子。斯得經意。大夫以尊降其旁親。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大夫之子。從大夫而服。其身固士也。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兄弟兄弟之子姑姊妹爲命夫命婦者服期。其命夫命婦服大夫之子。則降爲大功。不得云報明矣。禮姑姊妹以出降本親期爲大功。其嫁於大夫者。又以尊降爲小功。今大夫之子於姑姊妹之爲命婦無主者服期不以出降。其姑姊妹報者。亦報其不以出降之服。爲服大功而已。非謂命婦於大夫之子。竝不以尊降也。此經不云姑姊妹報。嫌見報於不杖期章爲報以期。故但言唯子不報。喪服經法度之言如此。

繼父同居

先曾王父從母適葉氏其後葉更有子　家君援繼父不同居之義籲請于

朝復爲金氏嘗諭榜兄弟云喪服經繼父同居者服齊衰期不同居者服齊衰三月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喪服小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

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傳以如是爲繼父之道。小記以如是爲同居。是繼父之道著于同居。非嘗同居。斯爲無繼父之道。經必連言繼父同居者。所以別于有主後者爲異居。要終言之也。無主後者爲同居。後有主後。即爲異居。而不改其繼父之名者。爲其本無主後也。故傳曰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異居者服齊衰三月。所以錄其恩。同居者服齊衰期。所以哀其無主後而隆之也。觀乎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繼父之道。而先王恤孤之義明。觀乎無主後者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而先王哀惸獨之義明。鄭君小記注云。見同財則期。

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榜棠同居異居、以主後之有無爲斷。記云同財而祭其祖禰者。由于皆無主後。故曰有主後者爲異居、異居固不同財矣、未聞夫同居而異財也、注說過生分別疏義遂滋支離、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椄此傳與鄭注相亂。上經注云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此經注云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耳。鄭君兩引傳文咸止此。其上下所增益者。皆注譌爲傳也。鄭君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

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與注此不辭以下通爲一條。主釋經義。俱在傳文上。其援齊衰三月章嫁者其嫁于大夫傳文。明舊讀者之意。以此女子子嫁者爲嫁于大夫。故大夫之妾爲服大功耳。後人因已見齊衰三月章。誤以此爲傳文覆出。而移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次于其下。由是注語橫決。與傳混淆。鄭君引傳。一則云指謂此也。再則云文爛在下。正明傳者不誤。誤由舊讀者。若如今本傳文。則實傳者誤說。注不得指爲文爛。喪服記注云。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

謂士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
爲天王后也。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
此明嫁者得以尊降其本親。今改讀此經女子子嫁者
爲齊衰之親服大功。實謂此女子子爲嫁于士。如傳有
嫁于大夫之文。則當降服小功。鄭君不得更易舊讀誤
入此大功章。如鄭君不從傳文嫁于大夫。又不當不置
一言破之也。或疑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
適人。經例適士者不言嫁。榜謂經例有二。言嫁言適。與
大夫士連文者。別異之辭。經云嫁于國君嫁于大夫適
士適人是也。單言嫁者。上下通稱。經云父卒繼母嫁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是也。齊衰三月章傳云、嫁者其嫁于大夫者。彼經自大夫爲宗子以下凡四條、皆章末附著大夫之服。其舊君。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三條經皆不言大夫。傳者補著、葢承上經大夫爲宗子發傳。又以別于此大功章言嫁者爲得通于士庶以下也。經文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謂妾自服其私親。鄭君云、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可破其誤、榜謂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彼庶子爲女子子。則此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庶子葢

通男女言之。彼据適人。此關在室。則君之庶子下。不得復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之文審矣。上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此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二經文實相承。此亦大夫之女子子耳。不言大夫。𡚁上省文。大夫之女子子未嫁者。從大夫而服厭降世叔父母姑姊妹爲大功。其嫁者。旣出則無厭。服其出降之服亦大功。以嫁者未嫁者同服。故類叙之。傳者欲令二經文相亞次。見此女子子得𡚁上大夫之義。故退傳文在下。俾不隔絶文義。非爛在下也殤小功章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本爲經爲人後者

爲其昆弟之長殤發傳以長殤之文。冢上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及從父昆弟二者故退傳文在下。與此傳正同。今既据鄭注是正傳文。復爲是經疏通其義。俾後之爲朱异者。不得摭此逆降之文。爲鄭學口實也。

大功之殤中從上

喪服殤小功章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緦麻章傳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傳文前後不同鄭君以小功章傳主于丈夫緦麻章傳主于婦人榜謂緦麻章經云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是婦人所服成人之服不得于此發殤服傳上經云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又丈夫爲殤者服不得于此專明婦人考經內言殤服者子女子子以下之長殤中殤並見大功章是爲齊衰之殤中從上庶孫

之長殤。夫之叔父之長殤。在小功章。其中殤竝在緦麻
章。是爲大功之殤中從下。傳者于喪服經末著殤服降
等。及中殤從上從下之宜以舉例。俾凡所不見者。悉以
此求之。其非有所殊于丈夫婦人亦甚明矣。傳言大功
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葢爲降而在大功小功
者舉殤服例。此大功之殤。本齊衰之親。故中從上。與緦
麻章齊衰之殤中從上義實不殊。傳者依經爲人後者
爲其昆弟之長殤發傳。以長殤之文。蒙上爲人後者爲
其昆弟及從父昆弟二者。故退傳文在下。非謂從父昆
弟之殤。亦得中從上也。殤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之長殤。爲姪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凡不見中殤者。胥視乎此。記曰。小功不稅。又曰。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明乎大功之殤中從上之說。而親親之義著矣。

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

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於庶母無服。此言以慈已加。明其本爲庶母緦。此君子子爲士之子明矣。馬季長云。大夫之子。於庶母慈已者宜服緦。若爲父之貴妾。父爲服緦。已當從服庶母之服。加慈已者小功。父卒則與士子同。貴賤無殊。此又推廣經意而言之也。注指大夫言失之

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

終其身如母。句　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云。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是妾子服庶母慈已小功。與適妻子同。經言君子子。文屬於父。關適庶之辭。注主適妻子而言。則庶子爲庶母慈已者闕漏不著。與上齊衰三年章注自相違失。緣庶母慈已者不得子其子。故謂之爲君子子。謂之爲貴人之子。寧以父之存殁異服哉。注云父殁則不服。失之。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三母諸侯養子之禮。不得下通於大夫士。大夫之子有食母。又於禮無服。士之妻自養其子。其或有他故。使賤者代之食子。則爲乳母。下緦麻章爲乳母是

也鄭君援內則慈母食母以與此庶母慈已相比附。皆失經意。

緦衰錫衰

喪服傳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君云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榜謂五服皆以升數多寡爲輕重之差故自斬衰三升遞降至小功十二升升數少者服重升數多者服輕無緣至緦麻而減其升數爲七升半與大功等也襍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緦者謂治其縷細如絲於上加灰爲錫是錫之縷與緦同矣去讀如萬入去篘之去藏也十五升之布盡治其縷

為朝服藏去其半治之為緦是緦與朝服異者在于縷之半無事不在布之升數故說文云緦十五升布也或曰兩麻一絲布言其布縷精粗相襍厠謂為有絲則失之鄭注云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然則緦衰錫衰皆用十五升治其縷者唯七升半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則其半為無事可知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則其半為有事可知緦衰以縷得名錫衰以布得名咸据其有事者以明人功遞加緦衰加灰為錫故緦列五服之內以著其重錫為弔服以著其輕周官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周制王之三公六卿出封皆

加一等。以緦衰服諸侯。亦伸之也。

弔服

弔服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末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元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謂之弁絰士則易元冠爲素委貌冠加絰焉凡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弁師掌其禁令襍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注釋爲主人小斂後所服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襍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

絰。明聞喪哭者。疏謂成服之後往弔哭者誤。與殯同服。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是天子與殯亦爵弁加絰。所謂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者也。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凡弔衰未有不絰者。疏謂皮弁錫衰爲不加絰者誤。故錫衰緦衰疑衰名爲弁絰服。記言必皮弁錫衰。兼舉內外之詞。疏謂弔異國臣者。誤。然則諸侯卿大夫弔服亦皮弁加絰明矣。當事。謂當斂殯之事。時主人未成服。弔者亦不錫衰。故曰當事則弁絰。天子諸侯卿大夫弁絰異等如此。士禮異者。于小斂改服素委貌。喪大記。主人卽位。

襲經帶踊。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言加武者。明其改冠。禮家書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小斂後弔服也。又曰。布上素下。鄭君謂即疑衰。此既殯弔服也。是謂羔裘元冠不以弔矣。喪服注謂士之弁絰皮弁之時如卿大夫非也禮文散逸。學者推士禮致于天子。謂大夫以上弔服皆素弁。失其傳矣。諸侯爲卿大夫。及卿大夫相爲服。皆既葬除之。諸侯卿大夫爲士。及士之相爲也。往則服之。出則否。大夫士有朋友之恩者。則亦既葬乃除。其冠衰絰帶。皆如弔服。喪服記曰。朋友麻。著其羣居則絰而已。謂弔服加麻。誤。鄭君釋檀弓爵弁絰紂衣云。麻不加于采。絰爲衍

字。榜謂襍記麻不加于采。釋上麻者不紳執玉不麻之義。大帶與執玉繅藉皆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等。既小斂以要絰易大帶。爲麻者不紳。聘禮。遭喪。主人長衣練冠受玉。爲執玉不麻。其義皆爲麻不加于采。與爵弁加絰異義。爵弁爲大夫士祭服。天子以爲弔服。蓋尊卑異禮。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以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證之。則弁絰葛者亦爵弁加絰。可互明矣。

冠衰升數

喪服經斬衰二章。齊衰四章。大功二章。小功二章。緦麻一章。咸未著其冠衰升數。間傳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後儒因齊衰大功小功各具三等。遂分降服正服義服當之。榜案喪服經大功布衰裳。三月。受以小功衰。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大功章具有降服正服義服同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則五服冠衰升數。不以降服正服義服爲差審矣。嘗以喪服記差之。記云。衰三升。三升

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疏說三升半者。爲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案傳者于斬衰菅屨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數。則三升有半。爲布帶繩屨者言之。是爲斬衰二等。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此齊衰有受服。明齊衰三月無受者不在其數。然則齊衰三年與杖期不杖期者。同衰四升冠七升。所謂至親以期斷者如此。由是差之。齊衰三月者。其五升衰而八升冠乎。是爲齊衰二等。或以齊衰三年與期同升數爲疑。案喪服經疏衰裳齊。牡麻絰。古文此下有冠布纓三字。今從今文。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

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鄭君以爲問之者見斬衰有二。其冠同。今齊衰有四。不知其冠之異同爾。然斬衰冠同者亦以其冠爲受。此但言冠其受。無以明齊衰異冠。如鄭君說。殆非問者意也。經所陳疏衰以下。與上章三年者不殊。今文唯無冠布纓。故問冠不問衰。明衰同四升也。答以冠其受。明冠亦同七升。是三年期有差。而冠衰升數無差。記文固已該舉。注云此謂爲母服。失之。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傳于大功章云。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則大功衰八升者冠小功布十升。謂殤大功也。大功衰九升者冠小功布十一升。謂

成人大功也。是爲大功二等。傳曰。緦麻小功。冠其衰也。經于大功言三月受以小功衰。明冠無受。疏云。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失之。以大功冠十一升。與所受小功衰升數同矣。記者于緦麻小功不復具言。明冠衰升數之差及所受服止于此。間傳所列齊衰大功小功各有三等。注云。服主于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今據喪服經校之。齊衰六升者。斬衰之冠及所受服也。大功七升者。齊衰之冠及所受服又斬衰既練所受功衰也。其小功十一升爲成人大功之冠及所受服。則十升者殤小功冠衰。十二升者成人小功冠衰。是爲小功二等。此喪服冠衰升數。稽諸記與

傳而可知者

士虞禮祝辭

士虞禮。祭于苴曰祝饗。迎尸前曰祝祝。隨祭曰祝祝。皆有祝辭。記載其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載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咸未著其所用之節。少牢于迎尸前。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故鄭君于特牲祝在左卒祝注云。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于皇祖某子。尚饗。於祝饗注云。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而孝

薦之饗由是推之。士虞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之辭。即迎尸前之祝祝是也。記所謂饗辭。即墮祭之祝祝是也。饗辭亦得名祝辭散文通諸侯遷廟禮曰。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於新廟。敢告。辟如食閒。擯者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享。言如食閒者。庶幾神之饗。是故又祝饗以勸強之。是無尸者亦備祝辭饗辭。禮也。士虞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閒。祝聲三。啟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吾友江震蒼名筠無錫人著有儀禮私

記曰。鄉。當爲饗。榜案聘禮公于賓再饗。注云。今文饗作鄉。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云。古文饗或作鄉。是饗鄉古通用字也。注云。鄉。牖一名也。案記云闔牖戶。又云啟戶啟牖。文實相應。不得別出鄉名。單言如初。亦嫌無指賓也。虞禮祝饗在隋祭時。無尸者不隋。猶祝饗與有尸同。故曰饗如初。前云禮及薦饌如初。後云宗人詔降如初。皆謂其與有尸同禮。上云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此云饗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先祝後饗。禮與諸侯遷廟相符。唯祭于苴祝饗。其辭別無考見。鄭君以哀子某哀顯相之辭當之。因以下經祝祝卒者爲釋孝子祭辭。此殆非也。古者祝辭尊卑異禮。大夫以上。祝釋孝子辭。諸侯遷廟稱皇考。少牢稱皇祖

聘禮稱皇祖皇考。是也。士則爲祝贊告之辭。虞卒哭祔皆稱爾是也。特牲少牢筮日筮尸命辭各殊可互證。不當於虞禮重釋孝子辭。或曰。祝饗祭于苴。其辭卽饗辭。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是也。虞之言安也。孝子葬其親。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未知神之所饗也。祝爲設苴饗之而祭之。然後祝祝以告祭事。玆其所以爲虞與。其辭與墮祭同者。祭于苴與祭於豆閒。饗神事同也。說似近之。

記云。始虞用柔日。曰哀薦祫事。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鄞人萬斯大曰。詳玩記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包有三虞故

于哀薦虞事下。出三虞虞二字以足之。三虞虞不與下卒哭連讀。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故祝辭曰哀薦成事也。榜案此說可正鄭注之失。戴記言卒哭成事屬矣。明成事專屬卒哭。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以卒哭成事與虞相對爲文。明虞不得言成事。檀弓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注云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蓋卒哭與祔祭日恒相接。祔用柔日。故卒哭變用剛日。則記言他用剛日。不得上與三虞連屬審矣。卒哭祝辭稱

餕與虞辭同。故曰亦如初。記文以再虞三虞易曰虞事遂及卒哭易曰成事。然卒哭主爲告祔。祝辭所易者實不止此一言也。下記云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此著其與虞辭所易者。故曰卒餞。虞辭曰適爾皇祖某甫尚饗。卒哭祝辭易之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特牲筮尸之辭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及宿尸。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注云。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與此卒辭同義。足以明之矣。鄭君疑

卒辭爲卒哭祝辭。不稱饌。主爲告祔。皆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

祥禫

士虞記。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注云。中。猶閒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故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君依而用焉。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明喪三年者。爲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爲二十五月。通數禫月爲二十七月。義本相通。王子雍誤援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與此二十五月而畢相傅合。謂祥禫共月。其說違失經義。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

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見魏書禮志 又云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爲也此非常月所受樂若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能歡從月之樂極懽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見檀弓正義 鄭學之徒申其義曰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禫見通典禫變 鄭必以爲

二十七月禫者。襍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寧亦不伸。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爲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案喪服小記云。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中年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記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是謂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昏。得

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卽此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据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据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

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其言明辨晳矣。見檀弓正義杜君卿通典承用鄭義。謂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宋禮院或議其失。宋史禮志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卽吉。蓋失之也。榜謂襍記注云。祥祭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元衣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

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義合禮院議之者蓋誤以月終爲匝月耳祥祭當卜二十五月下旬禫祭當二十七月上旬士虞禮疏禫月得行四時之祭則禫祭可從吉事先近日用上旬爲之謂二十五月終大祥二十六月終而禫語尚未審祥禫異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爲野言浮辨蜂起雖鄭學之徒申明之徵驗顯著如是學者猶或依違其閒甚矣禮學之難明異晦也故具錄其說俾治禮服者可取正焉

練而遷廟

王制。喪三年不祭。鄭注。嘗禘宗廟。俟吉。春秋傳。特祀于主。蒸嘗禘于廟。服注。特祀于主者。謂在寢。蒸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蒸嘗。則行祭皆于廟。杜注。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其說甚外。傳者爲作主發傳。不得合新死者之廟。乃及羣廟。鄭服說同矣。三年之喪。卒哭練祥。喪服變除之節也。故卒哭而祔。練而後遷廟。三年喪畢。蒸嘗禘于廟。是三者廟祀卽吉之漸。聖人因殺以制節者如此。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穀梁傳。喪主于虞。吉主于練。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士虞記。桑主

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見何休公羊注許叔重五經異義引周禮說左氏說並同。練用栗主。又于是時壞廟。故鄭君云練而後遷廟。葢期而神之。有敬心焉。禮疏有三年遷廟之說。葢釋服注而失其旨。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諸侯遷廟禮。君臣皆元服。所以交于神明之道也。與弁絰葛而葬同義。遷廟事畢。乃擇日而祭焉。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鄭注。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既練猶哭于殯宮。是鄭君亦謂主在寢。奔喪篇。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哭。乃歸哭于家。于五哭。相者告事畢。若除喪而后歸者。唯之墓哭。于家不哭。鄭君注云。不及殯者。謂既期乃后歸至者也。義與喪大記注同。賈疏祭畢主復于寢。實本鄭義。緣孝子之心。不忍遽神明之。而缺其生

事之禮也。凡練祥禫之祭皆在寢。賈疏謂練祭在廟誤禮唯遷廟之祭在廟耳。故傳曰特祀于主或有疑復寢之說。曰七廟無虛主。又曰喪事有進而無退。喪禮每加以遠。榜謂曾子問之文。爲取七廟之主以行者言之。非謂主本在寢者爲不可反之于寢也。檀弓之言喪事有進無退。所以明反柩之失。坊記之言喪禮每加以遠。所以立不葬之坊。其文皆据尸柩而言。與廟主不相涉。學者釋經。往往牽引經文。失其本義。故附著焉。

特牲饋食禮祭服

特牲饋食禮筮日。主人冠端元。凥與主人服如初。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襍裳可也。皆爵韠。是祭時服元端者。惟尸祝佐食三人。主人與賓及兄弟之等咸服朝服。經言冠端元。謂朝服非元端也。士冠禮筮日筮賓朝服則此筮日筮尸用朝服可知。襍記祥。主人之除也。于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則饋食用朝服可知。凡祭主人與賓兄弟同服。謂賓兄弟服朝服。主人獨服元端。非其實也。元端者齊服也。士入廟之服。不服以祭。士冠禮在廟服元

端。筮日筮賓則服朝服。明尊筮龜之道。是士之祭服不用元端。其較著也。尸尊得服元端臨祭。祝與佐食從尸所服服之。當宿尸時。尸亦如主人服朝服者。尸未入廟。其于主人猶主賓耳。故同服也。

衣以端名者有二。其一。鄭君云。衣袂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得名。猶喪衰對弁絰服侈袂為端衰乃次于朝服之服。襍記。公襲元端一。朝服一。又襚者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是也。鄭注。大夫以上侈之。之半而益一。非也。夫子燕居之服。玉藻卒食元端而居。諸侯以下齊服。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大夫士私朝服之。玉藻

朝端。元又士暮夕于朝及入廟之服。士冠禮冠者元端奠摯見于君。注云。不朝服者。非朝事也。又冠禮昏禮在廟皆服元端。其一。鄭仲師云。衣有襦裳者爲端。對淡衣以下連裳削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通稱。冕服爲端冕。樂記端冕而聽古樂。朝服元端爲委端。爲端委。爲冠端。穀梁傳委端搢笏。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元。穀梁傳諸冠端而襲。特牲冠端言元者。以服緇韠也。此與上元端爲服名者殊異。後儒有謂元端爲元冕元冠服通稱者。禮記公襲元端一。元冕一。公冠傳公元端。下云公冠因加元冕。明元端內不得兼有元冕。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君以爲士之齊服。榜槩經所言齊服。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

主于士。襍記子羔襲五稱為大夫禮。其襲有素端一。又公襲有元端一。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冠齊。然則齊服元端素端。自諸侯達于士一也。荀子。端衣元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葷。郊特牲。元冕齊戒。此齊服元冕者。天子諸侯禮也。天子元端而居。為燕居之服。不服以齊。故司服言齊服有元端素端。自諸侯而下。玉藻諸侯適小寢釋服。蓋服深衣。故下云夕深衣。祭牢肉。注謂釋服服元端誤。

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元端元裳黃裳襍

裳可也。緇帶爵韠。特牲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襍裳可也。皆爵韠。鄭君皆云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襍裳。榜謂元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此元端元裳黃裳襍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元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元端者無異裳。葢可知也。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乃言元端之韠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緼韍赤韍耳。與裳無涉。

禮家說屨順裳色。爵弁服纁裳纁屨。皮弁服素積白屨。

元端服黑屨。鄭君云以元裳爲正。是也。又云韠象裳色。以經記校之。冕服爵弁服皆纁裳。皮弁服朝服皆素裳。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云。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韋韠。鄭君謂朝服素裳。實本小戴說。元端服皆元裳黃裳襍裳。玉藻。一命緼韍。再命三命赤韍。是冕弁纁裳同。而韍之爲緼爲赤不同。士冠禮朝服素韠。特牲緇韠。是朝服素裳同。而韠之爲素爲緇不同。玉藻元端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元端元裳黃裳襍裳同。而韠之爲朱爲素爲爵不同。鄭君据君朱大夫素之文差其裳色。則士爵韋何以不與裳色相應。然則謂韠象裳色爲未審也。

特牲主人冠端元。主婦纚笄宵衣。少牢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袂。注云。宵。綺屬。被錫讀爲髲鬄。此周禮所謂次也。榜案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注云。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鞠衣展衣者服編。緣衣者服次。士昏禮壻爵弁纁裳。女次純衣。純衣卽祿衣。由是推之。男子服冕者婦人首服編。男子服爵弁者婦人首服次。少牢主人服元冠朝服。而主婦或首服次。蓋非其差矣。鄭君釋少牢被錫爲髲鬄。合髲鬄與次爲一。釋詩采蘩被之僮僮。又合被與髲鬄爲一。戴震曰。說文。髲。鬄也。鬄。髲

也。二字轉注。鬄又作髢。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之翟也。下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箋云。髢。髲也。不用髲為善。曲禮斂髮毋髢。注亦云髢。髲也。毋垂餘髮如髲也。義與說文合。髲被古字通用。然則詩之被。乃所謂髲也。不在副編次之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翟衣之首服。副笄六珈是也。榜謂經傳或言髲。或言鬄。一物二名。未有連屬為文稱髲鬄者。鄭君改經被錫為髲鬄。非古也。少牢主婦被。士昏禮女從者纚笄被。即詩所謂被。詩言諸侯夫人夙夜在公及還歸皆有被。則大夫妻用被以祭。宜也。凡被皆纚笄。少牢主婦但言被。明亦纚笄。昏禮于女從者言纚笄被。姆但言纚笄。

則與特牲主婦纚笄爲同無被矣。錫。今文作緆。說文云細布。子虛賦被阿緆是也。凡助祭于公。大夫冕服。其妻展衣。士爵弁服。其妻褖衣。皆緣衣也。特牲少牢自祭于廟。主人朝服。布衣也。故主婦亦服緆衣。特牲云主婦宵衣。昏禮注云。以綃爲領。因以爲名。則宵衣亦以布爲之可知。

陰厭陽厭

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注云祔當爲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注以祭于奥名陰厭祭于西北隅得戶明者名陽厭又因曾子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之言明成人得備祭者當有陰厭陽厭故于特牲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注云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案記云是謂陰厭是謂陽

厭。明陰厭陽厭爲祭殤與無後者之定名。不得通于成喪之祭。䘵記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于殤稱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是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得名。不繫于所祭之地。謂祭于奧爲陰。祭于西北隅爲陽。非禮意也。古者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之。祝于主前。謂之直祭。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是也。注云。謂薦孰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案祭統云。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明祝于主者爲正祭。尸謖之後。祝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謂之厭祭。上經攝主不厭祭是也。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本承上攝主不厭祭設問者。厭祭在尸謖後。

則與陰厥陽厥絕不相涉不辨自明